

台灣的學術殖民主義與原住民族的知識主權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教授兼
原住民族學院院長

吳珮瑛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摘要

我們先從學術殖民主義的形成著手，接著描述台灣學界的買辦主義現象，再來，我們指出台灣學術近年來耽湮於 SCI、SSCI、以及 A&HCI 的迷失。當然，在建議原住民族知識主權如何救贖之前，我們必須指出台灣原住民族學者在學術界的掙扎。

關鍵字：學術殖民主義、買辦主義、原住民族、知識主權

* 發表於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主辦「第一屆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研討會」，壽豐，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國際會議廳，2009/5/15-16。

我們真的毫無自信到國外什麼都是好的嗎？我的這些努力不過純然只是想造福國內的學子與後學之士罷了，竟被視如敝屣。國內學界的迷思是：大家永遠都認為，你如果這麼行，讓國外的人先認識你，沒有國際觀的人才會美其名說是在做本土的紮根工作。

吳珮瑛（2009）

學術殖民主義

如果我們同意「知識就是權力」的老生常談，那麼，不管是在國際、還是國內的場域，知識當然可以被當作支配（domination）、控制（control）、甚至於壓迫（oppression）的工具，特別是有上下位階關係的知識分配。

根據 Iris Marion Young（1990: 48-63），壓迫有五種面貌，包括剝削、邊緣化、無力化、文化帝國主義、以及暴力。所謂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是指帝國¹如何透過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層面的手段，來達到資本累積、或是支配殖民地目的（Summer, 2008: 80-83; Smith, 1999: 20-25）。儘管在形式上，帝國主義的運作未必有殖民地的實體建制，也就是帝國主義包含殖民主義（colonialism）²，不過，在實際的運作上，卻仍然可以使用有形、或是無形的威脅利誘，來從事實質的支配，因此，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是同義詞。在這裡，我們可以將學術帝國主義（academic imperialism）、學術殖民主義（academic colonialism）、或是知識殖民主義³（intellectual colonialism）視為文化帝國主義的一環。

所謂的學術殖民主義，是指在全球的學術分工下，由於知識生產、傳遞、以及排序的不平等地位，處於中心的國家，如何透過學科的標準化、制度化、以及社會化，強制邊陲國家的學者，集體接受在思想上的支配關係

¹ 我們不願意說是「先進」（advanced）國家、或是限定於西方國家。

² 根據 Smith（1999: 21），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的一種表達方式。

³ Gosovic（2000）稱為「知識霸權」（intellectual hegemony）。

(Alatas, 2003; Heilbron, et al., 2008; Lander, 2000; Friedman, 1965)。在過去，帝國是靠殖民的力量來進行直接控制；現在，即使殖民地紛紛獨立，前者依然可以藉著後者知識份子的學術倚賴 (academic dependency)，來遂行間接控制。此時，殖民者／前殖民者不必再仰賴鞭子、或是繩子來操控，因為，這些學者已經習於彼此的羈縻關係、甚至於樂此不疲。Alatas (2003: 602) 因此稱之為新學術帝國主義 (academic neo-imperialism)、或是新學術殖民主義 (academic neo-colonialism)。我們把這種緊箍咒般的循環關係，繪圖如下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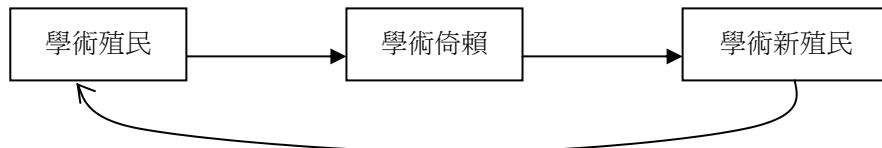


圖 1 學術殖民主義的形成

在學術殖民主義的關係下，位於知識中心的國家的學者，譬如美國、英國、以及法國⁴，往往具有下列幾項特色：（一）以期刊論文、學術專書、或是研究報告的形式，生產大量的研究成果；（二）透過這些媒介，將想法、以及資訊傳遞全球；（三）經過消費的過程，影響其他國家的學者；以及（四）在國內、以及國際上，享有不成比例的崇高的地位 (Alatas, 2003: 602)。

相對之下，在知識上倚賴他人的國家，不論是在研究議程的設定、問題的界定、方法的援引、還是科學指標的訂定，本土學者必須祈求外來和尚的背書。在心理層面上，這些學者除了被動、消極以外，更深層的因素是在學術上的自卑感，讓他們不敢有自主的想法。對於比較積極的人來說，最佳的策略，就是如何在這知識的軸幅當中挪身，盡量往同心圓般的網路貼近 (Alatas, 2003: 603)。

⁴ Alatas (2003: 606) 認為澳洲、日本、荷蘭、以及德國，可以算是社會科學上的「半邊陲」 (semi-peripheral) 的國家，也就是他們的學術倚賴沒有那麼嚴重，卻也無法發揮知識上的重大影響力。換句話說，他們雖然在思想上沒有原創力，卻可以在研究經費、博士後研究、或是召開國際性研討會方面，傲視第三世界國家。

然而，社會科學畢竟是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不要說是有國家文化上的差距，在國內不同的族群之間，特別是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由於彼此文化界線而來的規範差異，往往也要容許具有想像力的多元空間。如果具有生殺大權的學界大老不能具有起碼的敏感度，堅持一體適用，不願意傾聽這些原住民後進所做的異端般論點，就像種子灑在硬地無法生根，此時，學術圈子裡頭的原住民族學者，似乎是註定只能卡在專業學科、以及跨領域的原住民族研究之間，好像在時間機器裡頭，動彈不得。

Jack D. Forbes (1998: 14) 這樣說著：「禁錮的心靈無法有效作用；如果人們的心靈被設計成只接受殖民者所敕令的東西，那麼，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存在的。」既然不甘心做永恆而無奈的掙扎，不願意繼續將個人的認同屈從於專業上的認同，原住民族學者冒著被排拒、邊緣化、或是消音的危險，以去除心靈上的殖民化 (decolonization) 為鵠的，提出「知識主權」 (intellectual sovereignty) 的訴求⁵，企盼能取回自己在知識詮釋的主導權，包括在議題設定、概念定義、架構擘劃、理論建構、研究方法、以及科學典範的選擇；終究，希望能培養出具有自主性的原住民知識分子 (Warrior, 1992; Forbes, 1998; Deloria, 1998; Smith, 1999; Rigney, 2001)。

台灣學界的買辦主義⁶

就本質而言，學術倚賴是一種垂直分工，也就是中心國家透過想法的框架、出版的掌控⁷、學位的授與⁸、研究的挹注⁹、教育的投資、以及技術的轉移，進行

⁵ Forbes (1998: 14) 提出自決 (self-determination)、以及自主 (autonomy)，用意相仿。同樣地，Deloria (1998) 把知識自決、以及知識主權當作同義詞。

⁶ 有關東國家社會科學界在民主化後的類似困境，見 Csepeli 等人 (1996) 以「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所做的描述，也就是愛滋病 (AIDS)。參考 In (2006) 對於韓國政治學界倚賴的自省。

⁷ 包括期刊論文、學術專書、或是研討會論文集。

⁸ 其實，也未必侷限於到中心國家取得博士學位，因為，土博士的指導教授可能就是洋博士，那麼，遇見師公級的洋和尚，當然會肅然起敬。

研究地盤的圈地式行為，以確立「理論 vs. 實證¹⁰」、「他國 vs. 本國¹¹」、以及「跨國比較 vs. 個案研究¹²」的知識生產模式，來達到知識壟斷、以及邊陲國家倚賴的目標（Gareau, 1998; Alatas, 2003: 604-607）。

在這裡，想法¹³的控制是不可缺少的馴化機制，也就是說，必須確保原始的想法來自中心國家（Alatas, 2003: 604; 2000: 82）。首先，在思想上畫了一個實質的大圈圈之後，為了要使馱舌南蠻之地的學者只會東施效顰，接下來，還要透過制度的建構，以滴水不漏的方式來從事結構性的節制，也就是挖了一圈又一圈的壕溝，恩威並重、習慣成自然，只要有學術上的酒池肉林，就能讓這些身陷知識銅牆鐵壁學者不加思索、照單全收，注定一輩子唯唯諾諾、致命癱瘓¹⁴而不自知。

基本上，這是一種牢不可破的恩寵關係（patronage）：主子會照顧扈從，而扈從必須效忠主子。既然學術領域被視為私人的禁囿¹⁵，不管知識的引入、還是輸出，這些人的角色，其實，就是高級、卻又廉價的捐客（Mignolo, 1993: 130）；所謂的高級，是指他們在國內學術界往往享有令譽，然而，一旦面對目中無人的主子¹⁶，這些被「他者化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other）¹⁷，

⁹ 對於充滿功利主義的邊陲國家而言，在講究快速成就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投資，當然是遠不及理工科，尤其是從立即的產值、或是國民所得貢獻來看（Sumner, 2008: 84; Smith, 2008: 237）。有關於美國智庫與國際知識網絡的建構，見 Parmar（2002）。

¹⁰ 當然，做純理論的就比較困難、比較高級？也未必完全如此，誰說理論的調適、操作性指標的訂定、或是資料的搜集，花費的心血就比較少、貢獻就比較低？

¹¹ 也就是說，中心國家的學者除了本國以外，也可以研究邊陲國家的現象；相對之下，邊陲的學者只能從事本國的研究。因此這毋寧是單向的知識流通。

¹² 位於學術中心的師父，可以透過外籍徒弟提供資料，從而進行跨國比較；相對之下，邊陲的徒兒只能做工具性的本國個案研究。

¹³ 包含概念、理論、模型、或是方法（Alatas, 2003: 608）。

¹⁴ Smith（2006: 65）的用字是「paralyzing fatalism」。

¹⁵ Gareau（1998: 172）稱之為「私人的獵場」（private preserve）。

¹⁶ 譬如，對於當地有真正貢獻的學者，認為頂多只能放在註腳，甚至於根本就是刻意忽視、甚至於打壓；如果本土學者有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膽敢具有所謂的「主體性」（subjectivity），也難逃「太主觀」（too subjective）的指控（Mignolo, 1993: 123, 127）。

¹⁷ 這是 Mignolo（1993: 123）的用字。

卻又謙卑而又顯得渺小。

戰後，正如台灣在全球性的製造業扮演代工的角色，台灣的學術界也不免充當知識生產過程中的買辦，毫不靦腆地進行移植。既然知識是昂貴的舶來品，為了獲得國際級大師的核可、背書、或是加持，台灣的學者必須百般討好、極力巴結，甚至於低聲下氣、不惜委身擔任助理，祈求關愛的眼神降臨，終究目標是搭上國際學術網絡的線、或是取得理論模型的獨家代理人。

不管是土、還是洋博士，最便捷的線頭是專門學科（譬如政治學）、或是專業領域（譬如國際關係）的國際¹⁸年會。由於近年的學術研討會已經淪為博士候選人初試啼聲的地方，再加上，會員可以在線上下載大部分的論文，因此，除了等而下的純粹旅遊、驕其妻妾、誇耀學生外¹⁹，剩下來的誘因，就是每年和指導教授、或是同學敘舊，實質的個人學術助益不大。因此，必定有學術社交的理由²⁰。

在這裡，除了同步進行的論文發表、行禮如儀的會務改選、仰之彌高的主題演講、眼花撩亂的新書特展，最重要的還是書商贊助、學術名人流連忘返的酒會。流利的英語能力、美式的幽默感，應該是話題不斷的基本條件；然而，遊戲未必要如此進行，戲棚下站久就是你的，如果遇上全球經濟蕭條、無人願意承辦之際，就是火山孝子²¹自告奮勇的契機。

不過，國際知識邂逅之緣，通常不會如此一拍即合，往往必須經過一番交往。最常見的方式是邀請大師前來演講、短期教學、或是休假研究

¹⁸ 其實，正式的名稱通常是「美國××學會」，只不過，由於美國人多勢眾，他們的專業學會往往被視為「國際」級的組織。

¹⁹ 年會的地點，一般會選擇在美國的大都市（譬如西雅圖、溫哥華、芝加哥、紐奧良、費城、紐約、華府等等）、或是可以順道一遊的世界景點，譬如倫敦、威尼斯；在東歐民主化以後，布拉格、布達佩斯等也是熱門的選項。在亞洲，東京、香港、或是新加坡也是可以接受。

²⁰ 當然，以台灣的身分發聲，以免中國學者的觀點獨佔、或是逕自代言，應該是義不容辭的天責。

²¹ 一般的學術研討會，都是使用者付費，哪有像東亞國家舉辦所謂的國際研討會，交通食宿一律買單，彷彿邀請不到外人參加似的。當然，如果是站在國際曝光、或是二軌外交（track II diplomacy）考量，即使是由外國智庫掛名主辦，私底下，也由台灣出錢，稍微可以理解。

(sabbatical leave)，循序漸進。在地機構提供優渥的條件，望穿秋水，就是希望能在國際期刊上共同掛名發表論文；不要計較究竟誰的貢獻比較大，只要對方願意母雞帶小雞、順一順英文，就足以令人感激得痛哭流涕了。拿國家的錢做個人的人情，莫此為甚。只不過，即使能暫時因為是施打「美國仙丹」(類固醇)而增加論文篇數，令人懷疑，對於學術精進有何真正的幫助？

這些外國學者頻繁出入國境，經過長期供養²²，或許願意拉拔擔任學術期刊的編輯委員，順便也可以就地指定一個知識代理人。回到國際會場，一開始，也許是先由這些善心人士帶領，四處熟悉場子，甚至於充當英文翻譯；等到這些區域專家或許有足夠數量的同儕，就可以開始自行召開小組會議 (panel meeting)，每年至少聚會一次，杯觥交錯，儼然就是一個跨越國界的學術小王國。

不要介意這些國際達人是否熟諳當地的語言，因為他們是被用轎子請來的神祇，不用事必躬親，自然會有博士級的本地學者自告奮勇蒐集資料；因此，他們不僅是不屑一顧本土的文獻，甚至於要刻意忽視、或是打壓。既然飄洋過海來自知識的宗主國，他們的學術詮釋當然不會有錯，尤其是當本地的學界下線與政府相關單位牽線成功，彼此相互標榜，不用將麥克風斷線，異議雜音不會成為會場的焦點，因為一方面，台上的外來貴賓聽不懂台下的疑點，另一方面，除了要具備英文的讀寫能力無礙，還必須即席的聽、說功力，才有鬧場的本事。

一般而言，如果在學術上已經達到某種境界，譬如說，已經升到正教授，接下來，如果能到大國擔任訪問學人、或是交換教授，即使沒有喝過洋水、鍍個金也好，對於自己的生涯規劃，當然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尤其是，如果有「學而優則仕」的機會，外國名校、或是智庫的資歷，絕對是看來比別人亮麗。在這樣的認知下，大家相安無事，不要破壞別人用心培養的知識網絡，學術倚賴就是在菁英的不對稱交換關係中獲得鞏固。

²² 譬如蔣經國基金會。

SCI、SSCI、以及 A&HCI 的迷思

什麼是 SCI、SSCI、A&HCI？一般人可能認為與其無關，但這已成為身在台灣學術圈的師（博士）生們，一種揮之不去的夢魘與魔咒。不知曾幾何時，身為學術龍頭的台灣大學及國家科學委員會，對於學者的聘任、升等、考核、計畫的核准，就以當事人出版在「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Art and Humanity Citation Index，A&HCI）為依據²³。所謂頂尖大學的此一措施，讓其他各校及附屬於政府相關行政部門的研究單位，在輸人不輸陣的呼喊下，也起而效之，論文只要出版在這些索引上，能獲聘、升等、取得國科會計畫的「中獎」機會就越大，管它是阿貓阿狗刊物²⁴。

想必當初制定以論文出版在這些索引上的頭人們應當知道，這三種索引是美國湯普森科學集團（Thomson Scientific Corporate）之下所屬的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出版，為了讓研究社群得以方便找尋、傳遞有關專利、科學（自然）及技術進展的一種資料庫。然而，搬到台灣之後，我們卻將這種以商用為主的搜尋資料庫，視為圭臬、奉如神明、供如經書。

以最新的記錄來看，SCI 所收錄的期刊有 7,922 種之多，SSCI 也有 2,642

²³ 一些學生在美求學要回台灣找教職，告訴美國的指導教授回台灣找教職，需要有一些 SCI 或是 SSCI 期刊論文的發表記錄會比較有利，我們聽過的每位美國教授的反應都是：What is that？

²⁴ 說這些索引是所收錄的期刊為阿貓阿狗是有根據的，我們曾經閱讀加拿大的一個極重要的農業經濟類期刊，文中有引文但參考文獻卻沒有列上。又很多 SCI 的期刊論文都只有三兩頁，很多都是實驗研究的局部結果就可以中途攔截來一個記錄式的實驗報告，這樣也成為一篇文章，這在社會科學的研究，相對是不可行的。現在很多大學的博士生畢業，除了學位論文外都要幾篇 SCI 論文，為了畢業的自然科學領域學生都可以寫幾篇 SCI 文章，而經年戮力於研究的社會科學類的專任老師可能很難有一篇 SSCI 文章。這是在告訴我們，理工醫類的博士生都很厲害而文理法管理類的老師都很爛，還是這些期刊索引本身所收錄的文章基本上就是極偏頗的？我們相信，應該是後面這個理由吧！

種，A&HCI 則只有 1,415 種²⁵，總數 11,979。由此顯見，資料庫所收錄的刊物是以自然科學為主，特別是醫學、以及理學，因為自然科學的共通性較高，至少美國、台灣的太陽、月亮一樣大，人從頭頂到腳底可能罹患的疾病也大同小異，因此可以互相參閱之處較多。然而，社會科學領域，疆界性是很高的，因為每一個國家與社會有其面對的困境、以及特殊需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當我們在這些索引上，看到探討美國愛達荷州 (Idaho) Gooding County 的 Faulkner Land & Livestock Co. Inc. 農場的水土保持措施的議題，依樣畫葫蘆，費力完成台灣 Shen-Kung 某一環境污染問題的研究、努力進行台灣 Shou-Feng 的原住民農業經濟議題的探討，進而也想要將討論 Shen-Kung 或 Shou-Feng²⁶的論文，投至這些索引上的刊物時，卻終究要夢醒，原來，這些 I 級²⁷刊物的編輯是沒有興趣的。

於是，為了讓我們的研究成果能在這些刊物雀屏中選，不是要遷就這些 I 級期刊認為定重要的議題，要不然，就是做一些無關地方性、或是偏於方法導向的研究，再不然，就是越過國界做一些所謂的國際議題，比如二氧化碳惹出來的各式問題等等。

其實，我們將這些索引說成是國際性，其實也過於誇大，因為，收錄在這些索引上之刊物要件之一，就是文章全文要以英文撰寫。對於歐洲學者來說，他們很少（不能、或是不屑）以英文來撰寫自己國家的社會相關議題，

²⁵ 見 Thomson Reuters (2009a、2009b、2009c)。在經濟學界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一篇文章登在《美國經濟回顧》(*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大概在美國可以睡個三、五年，一覺醒來等升等。但 AER 在2005年都不在這三種索引上，希望2005年有寫的人不要撞牆。這恐怕表示 AER 的編輯群們認為何需還要做這種申請的工作，純然是多此一舉，經濟學界的人有誰不知道 AER，何必收錄在索引上才算數？

²⁶ 故意以英文寫地名，不註明漢文地名，你會知道研究的地點是那裡嗎？Shen-Kung 是彰化的伸港鄉、Shou-Feng 就是花蓮的壽豐鄉，更不要說那些 I 級期刊的主編會知道這些地點在那裡並產生興趣，他／她（們）知不知道彰化和花蓮都是問題，更不要說伸港及壽豐。但是美國認為探討愛達荷州 Gooding County 的 Faulkner Land & Livestock Co. Inc.農場是重要的，我們不知道該農場在那裡，何以有這麼重要，就猶如美國人不認為瞭解伸港及壽豐的問題有多重要一樣，但 I 級刊物幾乎都是由他們所主導的期刊，所以重要與否當然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認定。

²⁷ 也就是 SCI、SSCI 及 A&HCI 這幾類都有「I」（index）之資料庫的簡稱。

於是，由於這些索引基本上是北美洲國家、或是英語系國家的資料庫，要想透過這些索引中的論文，來得知歐洲、或是亞非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議題，機會是相對的少。

問題是，此種制度的設計，影響個人的升遷、升等、或是聘任，尚屬小事²⁸；然而，此種制度不僅一點一滴、讓台灣的研究人員導向短線操作，也迫使台灣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研究，越來越明顯的傾向實驗室化。其實，這樣的現象也反映在自然科學界中的某些領域；目前，已經很少有人願意花費數年的時間進行育種、或是分類的研究，因為，這些都是無法在短期就可以累積 I 級文章的苦工。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制度影響所及，一些政府部門所屬的研究單位，竟然也是以發表多少 I 級文章為考核標準，而非以對政府的施政決策助益為衡量。

筆者²⁹曾經參與農業委員會四年中期計畫之審查，計畫書簡直寫得不堪入目，因而建議該單位要大幅修改。然而，林業試驗所所長卻傲慢地說，該單位每年的「研究業績」是要寫三篇 SCI 論文，言下之意，他們可是在國外有名³⁰，彷彿認為國內的人認不認識他們無所謂，當然更不會在意這些成果，是否可提供給林務局作為政策推動的基礎研究。

誠然，SCI 是可以用來衡量試管裡的實驗成果，卻不能告訴我們，究竟在我們的大地上所得到的實際結果為何。回顧我們當年所審的那一批計畫，在四年中的經費高達四百億元，而相對上，政府為了蒐集相關政策推動所須要的基本資訊，各業務單位卻必須自求多福。我們不禁要問，在粥少僧多的情況下，國家為何要拿錢給行政部門的研究單位、或是委託給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者專家，去製造一些無人聞問的 I 級文章？

我們細看收錄在這些索引的期刊文章，既然稱為引文索引，就表示刊出的文章要能提供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者，方有其價值。然而，我們可以看一看，近年來，各名校、以及名研究單位多以不同形式的重賞，鼓勵學者專

²⁸ 當然說是小事，好像是我們這種不需升等的人在一旁說的風涼話；升等、升遷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或許是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所謂小事是相對於國家整體的影響而言。

²⁹ 此處是指第二作者吳珮瑛。

³⁰ 寫幾篇 SCI 就可號稱國際有名，實在有夠誇大。

家，將文章投稿至這幾個索引之期刊上，問題是，這個制度真的可以看得到等比例的表現嗎？

以所謂的學術龍頭老大台灣大學而言，由表 1、以及圖 2 可看出，除了文學院及法律學院外³¹，2003 至 2008 年各學院投稿至這三個索引上的文章，數量上真的是一路上升，特別是在 2008 年，各學院的總篇數幾乎是 2003 的一倍。尤其那些要升等的年輕學者，三級三審層層的關卡在最後的投票關鍵，因為學術隔行如隔山，委員幾乎都無法、不願、不削、無心體察升等者研究的貢獻與重要性，於是一、二、三、四、五……幾篇 I 級文章的數數，就成了大家便直行事的共同語言。至於已經沒有升等壓力者，因為校方對於論文出現在這些名列索引上的期刊祭有重賞，於是也形塑了不少的勇夫與勇婦。

然而，如果進一步再由表 1、以及圖 3 細看，在這六年當，台灣大學整體雖然製造出更多的 I 級文章篇數，然而，每篇論文平均被引用的次數（如果這可視為研究成果品質優劣的面向之一），不論那一個學院，看出都是直線下滑。此表示，這個制度雖然鼓勵製造更多在特定索引上有被記上一筆的紀錄，讓作者孤芳自賞，但卻沒有讓人引用的價值。如果特別看 SCI 所收錄期刊之大本營的醫學、公衛、牙醫、生命科學、理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³²等（不包含農業經濟學系、及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幾乎是都由 2003 年的近 10 次左右，而下跌到 2008 年的零點幾次。

³¹ 其實，此二學院的文章很明顯原本就不受這三個索引期刊的青睞。

³²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就是大家熟悉的「農學院」，於 2002 年 8 月在「農學」之前加上一個代表現代、先進的「生物資源」，用來掩蓋「農學＝落伍」的刻板印象。

表 1 台灣大學各學院 2003-2008 年 ISI 論文篇數及被引用次數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總計
文學院							
論文總篇數	8	5	9	9	7	14	52
論文被引用次數	6	22	12	5	3	0	48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0.75	4.40	1.33	0.56	0.43	0.00	0.92
理學院							
論文總篇數	533	596	722	640	746	844	4,081
論文被引用次數	5,973	6,836	6,241	3,905	2,595	592	26,142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11.21	11.47	8.64	6.10	3.48	0.70	6.41
社會科學院							
論文總篇數	17	17	32	23	34	39	162
論文被引用次數	118	69	71	28	34	7	327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6.94	4.06	2.22	1.22	1.00	0.18	2.02
管理學院							
論文總篇數	30	25	43	45	51	73	267
論文被引用次數	136	145	148	78	45	2	554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4.53	5.80	3.44	1.73	0.88	0.03	2.07
法律學院							
論文總篇數	0	0	0	0	1	3	4
論文被引用次數	0	0	0	0	1	0	1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0.00	0.00	0.00	0.00	1.00	0.00	0.25
工學院							
論文總篇數	500	502	634	703	701	923	3,963
論文被引用次數	3,501	3,039	3,314	2,282	1,193	259	13,588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7.00	6.05	5.23	3.25	1.70	0.28	3.43
電機資訊學院							
論文總篇數	293	340	416	495	486	546	2,576
論文被引用次數	2,541	2,431	2,190	1,989	903	137	10,191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8.67	7.15	5.26	4.02	1.86	0.25	3.96
公共衛生學院							
論文總篇數	130	110	148	186	256	239	1,069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總計
論文被引用次數	1,788	985	1,032	1,190	539	83	5,617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13.75	8.95	6.97	6.40	2.11	0.35	5.25
生命科學院							
論文總篇數	109	115	177	196	202	245	1,044
論文被引用次數	1,165	1,013	1,173	908	417	145	4,821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10.69	8.81	6.63	4.63	2.06	0.59	4.62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論文總篇數	178	214	240	263	277	386	1,558
論文被引用次數	1,224	1,485	1,180	835	469	80	5,273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6.88	6.94	4.92	3.17	1.69	0.21	3.38
獸醫專業學院							
論文總篇數	25	30	30	35	52	36	208
論文被引用次數	125	213	147	89	99	7	680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5.00	7.10	4.90	2.54	1.90	0.19	3.27
醫學院							
論文總篇數	855	995	1,201	1,197	1,335	1,758	7,341
論文被引用次數	8,449	9,293	8,511	4,931	3,073	571	34,828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9.88	9.34	7.09	4.12	2.30	0.32	4.74
牙醫專業學院							
論文總篇數	35	48	35	37	36	51	242
論文被引用次數	307	376	195	144	45	5	1,072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8.77	7.83	5.57	3.89	1.25	0.10	4.43
全校總計							
論文總篇數	2,713	2,997	3,687	3,829	4,184	5,157	22,567
論文被引用次數	25,333	25,907	24,214	16,384	9,416	1,888	103,142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	9.3376	8.6443	6.5674	4.2789	2.2505	0.3661	4.5705

資料來源：各年度「論文總篇數」及「論文被引用次數」取自黃慕萱(2009)，而「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為本文所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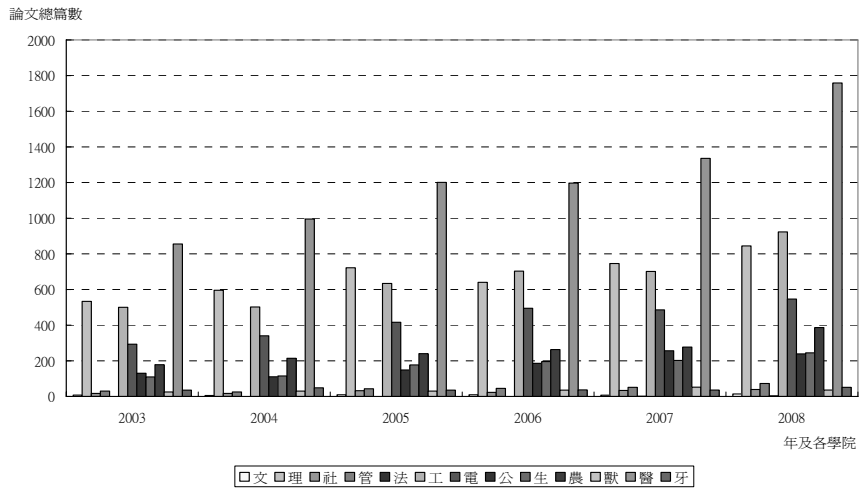


圖 2 台灣大學 2003-2008 年各學院發表於 ISI 總論文篇數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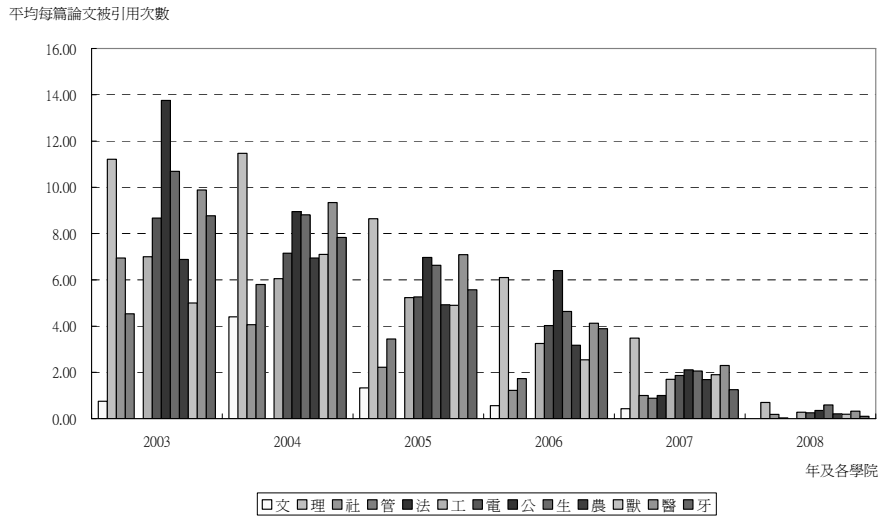


圖 3 台灣大學 2003-2008 年各學院 ISI 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變動

如果不分學院，將台灣大學各學院在這六年當中，所發表的論文總篇數及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隨著時間推進呈現如圖 4，我們可以發現兩者的「死亡交叉」³³ (cross death) 發生在 2005 年。諷刺的是，這一年正是政府

³³ 這是借用股票市場上連跌或連漲後的低檔買進或高檔賣出的形容。

拋出大學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年，而台灣大學由 2006 年起，每年由政府挹注給一些所謂研究型大學的一百億中獲得 30 億的補助，此後的四年皆獲得相同金額的補助。如果在這些年當中，各學院的老師由其他各方所獲得的研究經費不變的情況下，加上每年比以往又多出的 30 億元³⁴，但是卻製造出更多無人聞問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見，這些金額的挹注，如果以投資的角度來看，顯然是虧本的生意。

這種以出版在特定英文索引上之期刊文章，作為呈現研究成果的唯一（或主要）標竿，不僅扭曲政府研究經費的運用，而政府費錢、學者專家費時費力所完成的研究成果，卻又無助於台灣相關社會議題的解決，又何嘗是科學研究的本質！天公不作美，當我們國家整體花費如此多的資源，原本期待台灣大學是最可能擬藉由這樣的投注，被製造成一個可以邁入世界百大的大學。何奈，在泰晤士報的排名竟由 2007 年的第 104 名下降至 2008 年的 124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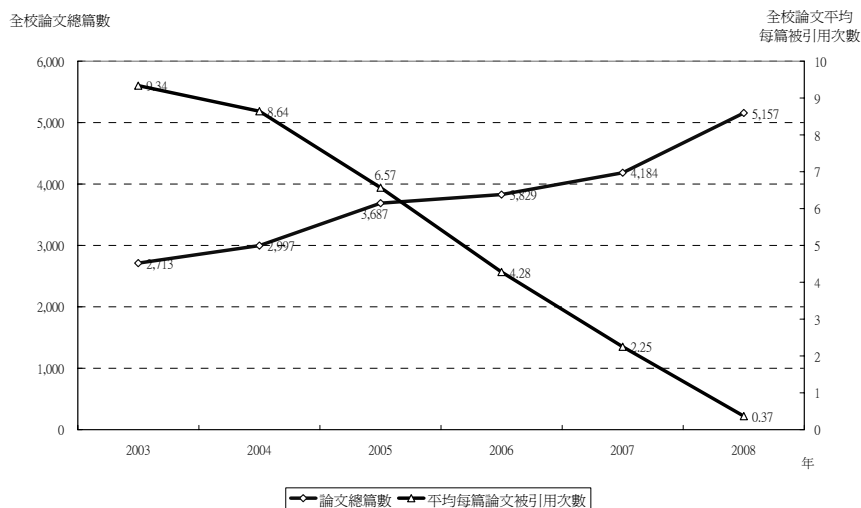


圖 4 台灣大學 2003-2008 年整體發表於 ISI 總論文篇數與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關係

³⁴ 當然，台灣大學並不是將每年所分配到的 30 億元全部用於研究的補助，其中不少是用於蓋硬體設備，及聘請一些國際熊貓級的教授，因而不少硬體設備是為了這些教授得以在台灣生存而設；另外，因五年五百億而產生的五星級廁所也不少。

原來，此回計算研究成果所使用的索引資料庫，改選用荷蘭 Elsevier 公司出版的 Scopus。此一索引資料庫收錄的期刊，其實是比 ISI 所收錄的刊物還要多，除了包括目前由 4,000 出版社所出的約 16,500 種期刊等學術刊物，更重要的是，該索引所包括以非英文撰寫的研究成果（Scopus, 2008）；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計算各大學的排名時，即便是收錄在此一索引上的研究成果，也只佔 100 分裡頭的 20%。

台灣的科技業代工不僅蔓延至學術代工，悲哀的不僅是我們一再以別人的標準來計算自己的優劣，更可悲的是，每一次代工的價碼，竟然無法在事前得知，而是任人宰割。事實上，台灣的國科會也意識到社會科學所討論的議題，在不同的國家有其不同關注之焦點的問題，為了讓台灣的社會科學相關研究成果也有一個等同於 SSCI 可供查閱的索引，於是自 1999 年起由國科會社會科學中心委託一群學者開始「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TSSCI）的建置工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9）。此一索引初期是由在台灣發行的數百社會科學相關領域期刊，逐年演進，而挑選出目前 10 大領域的 80 個收錄期刊。這個索引，除了以國科會的標準制訂各大類期刊的優劣篩選，也開始在做資料庫的建構。

台灣原住民族學者的掙扎

拉回國內的場景，台灣原住民族學者在學術的旅程上，走的是比非原住民學者更坎坷的道路。對於美國、加拿大、澳洲、還是紐西蘭的原住民族學者而言，他們是位於知識中心裡頭的邊陲；然而，對於台灣的原住民族學者來說，他們置身的是學術邊陲中的邊陲，必須面對雙重的邊緣化，一方面希望汲取國際原住民族的實務經驗做奧援，另一方面，卻又不時得遭到國內同儕的質疑。

對於世界上的原住民族學者來說，他們的最大挑戰是「正統」學科（discipline）自分畛域的困擾。如果原住民學子能逃過貧窮、以及歧視等結構性暴力，進而願意朝學術研究發展，接著下來的關鍵性選擇，是到底要走甚

麼樣的學門³⁵。如果是打定主意，不走看來比較中性的自然科學，決定專攻人文（humanities）、或是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那麼，在申請入學許可、以及獎學金之際，究竟要唸人類學³⁶、社會學、語言學、法學、還是政治學？

當原住民族被集體當作觀察的「客體」（object）之際³⁷，對於主流社會的非原住民學者來說，原住民族最好能做歷史停格，部落／原鄉是活生生的博物館，以方便學術上的觀察，而未來的原住民籍研究生，往往必須對指導教授有所貢獻，譬如，恰好可以提供現場翻譯、或是資料蒐集的服務，尤其是人類學、以及語言學。面對老師與耆老之間的歧見，譬如，「到底我還是你為專家」、以及「到底我還是你為專家」的爭執，天人交戰，當然是學位為重，畢竟，未來的教職還掌握在老師的手上。

進入大學任教，不管是否有專屬的原住民族中心、或系所，對於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學者來說，接下來的生涯規劃選擇，是研究重點究竟應該擺在取得學位的「正統」專業學科、還是原住民族研究（Indigenous Studies）。如果是中規中矩，以專業的主流價值為重，那麼，在既有的學術框架上做研究，或許可以一帆風順取得終身俸（tenure）、還是升等。然而，對於族人來說，整個民族所付出的集體代價，必須等待個人在學術界站穩腳步（至少是升為副教授），才敢將自己訓練的一部份挪到原住民族研究，畢竟是緩不濟急。問題是，即使到了這樣的境地，即使個人有意願，不過，由於自來對於相關課題的生疏，他們未必有從事實務研究的能力。

相對地，如果原住民學者不避諱被譏為歧路亡羊、甚至於旁門走道，義無反顧立即投身切身族人福祉的議題，然而，由於原住民學者的人數有限、卻又不時面對相關單位的徵召³⁸，研究的課題往往是政府決策所迫切需求者³⁹，

³⁵ 限於學門的經驗，我們無法分享理工科、或是醫學者的心路歷程。

³⁶ 對於人類學家的看法，見 Biolsi 與 Zimmerman（1997）、Lewis（1973）、Sanjek（1993）、以及 Schutte（1999）。

³⁷ 澳洲原住民學者 Rigney（2001: 7）自我解嘲道：「原住民族是人類史上，被研究得最透澈的族群。」

³⁸ 特別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³⁹ 譬如語言平等法、自治區法、或是原住民憲法專章的草擬；見施正鋒、張學謙（2003）、施正鋒等人（2005）、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2005）。

因而，最容易被睥睨的指控就是「過於實務」，也就是所謂的「理論性不足」。緊接著，馬上就要碰到，在學術上如何被評量的問題。如果拋開「甚麼是原住民族研究」的問題，不管是教學、研究、還是服務，評鑑者／獎助者不免會問，你們要決定放在哪一個學科？同樣地，在思索將研究成果投到學術期刊之際，也必須捫心自問，到底要不要討好各學科的典範偏好？

以原住民族自治的課題來說，根據相關國際原住民族權利發展的文獻、以及實務來看，自治權是一種「既有的」(inherent right) 權利；不過，站在地方政府學者的角度，地方自治是「授與的」(delegated right) 權利，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既然見解不同，所提出來的政策建議當然迥異。如果是一個願意包容多元觀點的資深教授，或許可以接受不同的想法，然而，如果碰上一個具有強烈地盤慾念的人，作法上是「如果不能收編、就是打壓⁴⁰」，那麼也只能退避三舍，頂多是在升等的過程，將其列入迴避名單。

總之，對於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來說，其菁英原本就被賦予沉重的責任，由於身分是生下來就由父母決定的，沒有辦法拋棄。因此，原住民學者必須比別人做加倍、三倍、甚至於四倍的努力，就是企盼在奉獻族人之際，同時也能在專業上被肯定。

原住民族知識主權的救贖

在學術剪貼、複製、以及存取的知識接納過程，面對主流社會的「溫柔地忽略」(benign neglect)，除了自艾自憐、相濡以沫，要如何擺脫「被照顧⁴¹」(patronized)？如果我們以「原住民族知識主權」為出發點，決心以原住民族為研究／教育的「主體」(subject)，誓言以批判的態度來進行思想上的「原住民族化⁴²」(indigenization) 努力，發展「原住民族研究」為一個學科，那麼，應該如何著手？

⁴⁰ 或是在策略上，「先打壓、再收編」。

⁴¹ 講好聽一點是「關心」，講不好聽，其實就是所謂的「壓落底」。

⁴² 有關學科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見 Church 與 Katogbak (2002)、以及 Hiller (1980)。

Rigney (200: 10) 把原住民族的知識主權定位為程序上的概念，認為應該是「以過程為中心」(process-centered)，而非「結果傾向」(outcome oriented)。同樣地，Sumner (2008) 強調「制度性的力量」(institutional power)，特別是對於教育機構的掌控。Alatas (2003, 2000) 則認為可以從實質面、以及結構面著手：首先，就實質面而言，雖然基本的專業知識可以向外人學習，包括理論、方法、以及科學哲學，不過，研究議程的設定必須操之在我；至於結構面的關注，必須打破現有體制的侷限，包括學位取得、教育投資、研究挹注、技術轉移、以及成果發表。

聯合國在 2007 年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when)，抓住這個契機，世界上的原住民族應該有比上世紀更友善的環境，來推動原住民族的權利保障，特別是原住民族的知識主權。既然了解確立原住民族知識主權的必要性 (why)，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進行「原住民族研究」的學科發展，也就是回答「究竟甚麼是原住民族研究」的問號 (what)，以避免繼續在傳統學科的夾縫中進退兩難。根據 Linda Tuhiwai Smith (1999: 172-75)，原住民族研究的屬性 (who、whom) 應該是 (of) 原住民族、為了 (for) 原住民族、以及由 (by) 原住民族來從事⁴³；在這樣的認知上，唯有透過轉型、去殖民化、療傷復原、以及動員 (how)，才能同步追求族人的生存、領域的恢復、經濟的發展、以及民族的自決等目標 (for what) (頁 116-17)。

就制度面而言 (where)，在爹不疼、娘不愛、孤兒院嫌賠錢的情況下，政府應該針對原住民族研究、以及教育，明確訂定目標、剋期策進。以現有兩個客家研究學院的現實⁴⁴，考量原住民族十四族以上的多元、以及區域分布，中期來看，應該有東 (花東)、西 (嘉義)、南 (屏東)、北 (台北)、中 (埔里) 等五個學院的空間。至於這些高等人才庫的師資，應該可以透過留學⁴⁵的方式，加速完成。當然，長期而言，我們應該至少有一所完全

⁴³ 到底非原住民學者是否適合研究原住民，見 Smith (1999)、以及 Hereniko (2000) 的討論。

⁴⁴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以及聯合大學客家學院。

⁴⁵ 包括美、澳、紐、加、以及中南美國家。不過，前提是我們在部落的中小學，必須加強外語能力 (英語、或是西班牙語)。

原住民族大學，以享有較大的教學、以及研究空間。

不管是 Mignolo 的「去中心」(1993: 124)、還是 Smith 的「邊地發聲」(2006: 66)，在過去，透過原住民立委所推動的『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擬，族人的菁英有暫時的思想論壇。現在，以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為平台，原住民的知識份子終於有一個固定的知識交流場域，尤其是《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的出版。此外，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目前也出版了《台灣原住民研究季刊》、以及「東華原住民族叢書」。下一步，要趕緊著手全國原住民研究中心的整合，希望能透過一個聯合中心 (consortium)，協調彼此研究重心的分工。

參考書目

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 (編)

2005 《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實錄》。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黃慕萱

2009 〈國立臺灣大學各系所 ISI 論文統計〉。台北：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09 (<http://ssrc.sinica.edu.tw/ssrc-home/5-1.htm>)(2009/4/17)。

施正鋒、張學謙

2003 《語言政策及制訂『語言公平法』》。台北：前衛出版社。

施正鋒、李安妮、朱方盈

2005 《各國原住民人權指數之比較研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Alatas, Syed Farid.

2003 “Academic Dependency an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urrent Sociology, Vol. 51, No. 6, pp. 599-613.

Alatas, Syed Farid.

2000 “Academic Dependenc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Reflections on Indian and Malaysia.”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Vol. 38, No. 2, pp. 80-96.

Biolsi, Thomas, and Larry J. Zimmerman, eds.

1997 *Indians and Anthropologists: Vine Deloria Jr. and the Critiques of Anthropolog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Church, A. timothy, and Marcia S. Katigbak.
 2002 “Indigenization of Psychology in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37, No. 3, pp. 129-48.
- Csepeli, György, Antal Örkény, and Kim Lane Scheppele.
 1996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in Social Science in Eastern Europe.” *Social Research*, Vol. 63, No. 2, pp. 487-509.
- Deloria, Vine, Jr.
 1998 “Intellectu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Sovereignty: Looking at the Windmills in Our Minds.” *Wicazo Sa Review*, Vol. 13, No. 1, pp. 25-31.
- Forbes, Jack D.
 1998 “Intellectu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Sovereignty: Implication for native Studies and for Native Intellectuals.” *Wicazo Sa Review*, Vol. 13, No. 1, pp. 11-23.
- Friedman, Norman L.
 1965 “New Orders and Old: Historians, Educationists, and the Dynamics of Academic Imperial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9, No. 2, pp. 24-29.
- Gaureau, Frederick H.
 1988 “Another Type of Third World Dependency: The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3, No. 2, pp. 171-78.
- Gosovic, Branislav.
 2002 “Global Intellectual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da.”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52, No. 166, pp. 447-56.
- Heilbron, Johan, Nicolas Guilhot, and Laurent Jeanpierre.
 2008 “Toward a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44, No. 2, pp. 146-60.
- Hereniko, Vilsoni.
 2000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Academic Imperialism,” in Robert Borofsky, ed. *Remembrance of Pacific Pasts: An Invitation to Remake History*, pp. 78-9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iller, Harry H.
 1980 “Paradigmatic Shifts, Indige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in Canada.” *Journal of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6, No. 3, pp. 263-74.
- In, Kang Jung.
 2006 “Academic Dependency: Western-centrism in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Korean Journal*, Vol. 46, No. 4, pp. 115-35.
- Lander, Edgardo.

- 2000 "Eurocentrism and Colonialism in Lat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Nepantla*, Vol. 1, No. 3, pp. 519-32.

Lewis, Diane.

- 1973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4, No. 5, pp. 581-602.

Mignolo, Walter D.

- 1993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Discourse: Cultural Critique or Academic Colonialism?"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28, No. 3, pp. 120-34.

Parmar, Inderjeft.

- 2002 "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s." *Global Networks*, Vol. 2, No. 1, pp. 13-30.

Rigney, Lester-Irabinna.

- 2001 "A First Perspective of Indigenous Australian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Framing Indigenous Research toward Indigenous Australian Intellectual Sovereignty." *Kaurua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No. 7, pp. 1-13.

Sanjek, Roger.

- 1993 "Anthropology's Hidden Colonialism: Assistants and Their Ethnographers." *Anthropology Today*, Vol. 9, No. 2, pp. 13-18.

Scopus.

- 2008 "Scopus in Detail: What Does It Cover?" ([http://info.scopus.com/detail/ what/](http://info.scopus.com/detail/what/)) (2009/4/11)

Schutte, Gerhard.

- 1999 "Colonialism and Eurocentrism. Anthropology: Guilty as Charged?" *Review in Anthropology*, Vol. 28, No. 2, pp. 123-36.

Smith, Laïla.

- 2008 "Power and the Hierarchy of Knowledge: A Review of a Decade of the World Bank's Relationship with South Africa." *Geoforum*, Vol. 39, No. 1, pp. 236-51.

Smith, Linda Tuhiwai.

- 1999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ondon: Zed Books.

Smith, Tintimothy J.

- 2006 "Views from the 'South': Intellectual Hegemony and Postmodernism in Latin America."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Vol. 35, No. 1, pp. 61-78.

Summer, Jennifer.

- 2008 "From Academic Imperialism to the Civil Commons: Institutional Possibilities for Respon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change*, Vol. 39, No. 1, pp. 77-94.

Thomson Reuters.

2009a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 Journal List.”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D>) (2009/4/11)

Thomson Reuters.

2009b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Journal List.”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SS>) (2009/4/11)

Thomson Reuters.

2009c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 Journal List.”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H>) (2009/4/11)

Warrior, Robert Allen.

1992 “Intellectual Sovereignty and the Struggle for an American Indian Future.” *Wicazo Sa Review*, Vol. 8, No. 1, pp. 1-20.

